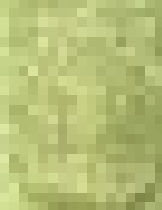


深雪偶談 吳氏詩話
詩評 梅磻詩話



世界各國
歷史地圖



梅
磧
詩
話

韋居安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深雪偶談（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梅
硯
詩
話

此據讀畫齋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梅磻詩話卷上

吳興章居安著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嘗。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從一人差謬。遂相承謬。余觀葉靖逸四朝聞見錄云。真文忠公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綸嘗從容扣之以字義。真公答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義爲明。謂高山仰止。對明行行止也。真遽易爲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今人命字以景爲希者。滔滔皆是。亦承襲之誤歟。

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予觀陳簡齋和張規臣墨梅詩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還依舊。惟恨緇塵滿素衣。結用陸謝語。道得著。

晁文元隨因紀述云。晉右將軍王羲之。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所作會於蘭亭曲水序。有樂極悲來。嗟悼之意。其語云。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吾觀文選中。但有王元長曲水詩序。而羲之序獨不收。且謂梁昭明太子深於內學。以羲之不達大觀之理。故不收之。余謂或者以絲竹管絃語重複。天朗氣清。非上巳日景象。文選遂不收入。今晁公議論如此。則知昭明未必以此八字之故。況絲竹管絃。前漢張禹傳已有之。輕清爲天。謂上巳日也。天朗氣清。亦何害。姑以此備識者詳覽。

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敗歌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白樂天製綾襖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碧溪詩話云。觀子美樂天詩意。直欲推身利以利人。余近閱遺山元好問酒詩云。去古日已遠。百僞無一真。獨惟醉鄉地。中有羲皇淳。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詩意宏闊。亦非苟作。

杜子美戎州詩。有重碧粘春酒。輕紅擘荔枝之句。范石湖吳船錄云。印本粘。或作酤。郡有碑本。乃作粘字。當以碑本爲正。石湖之說。固有所據。然考之元微之元日詩云。羞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詩云。歲酒先拈辭不得。拈指取物也。乃唐人語。作粘作酤皆非。

成都號錦官城。眉山史學齋繩祖內子著錦官百詠。錢梓於柯山倅廨。余觀杜老春夜喜雨詩云。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錦官正指成都。賡本以官爲宮誤矣。

前輩詠子規者多矣。杜老一篇。專諷明皇失位幸蜀。肅宗自卽位靈武。又爲李輔國所開。遷明皇於西內。故云。君不見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鳥。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末云。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又有君看羣鳥情。猶能事杜鵑之句。皆託此以諷也。建炎間。苗傅劉正彥作亂。是時中丞鄭毅密遣謝嚮如平江。仍作詩寄呂元直。張德遠二公云。杜鵑飛飛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曉。安得猛士挾以歸。呂張得詩。卽起兵成復辟功。詩不徒作也。巴蜀自丙申丁酉以來。遭兵禍不歇。冰崖蕭斯立一絕云。思歸言語苦悲辛。啼老江南綠樹春。

莫倚巴西君故土。巴西風景近愁人。意新語警。亦非泛泛之作。

岳州洞庭湖廣袤八百里。杜老登岳陽樓詩云。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王內翰洙注云。風土記曰。陽羨縣東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穴。潛行地中。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脈。按陽羨乃常州舊縣名。東有太湖。乃蘇湖常三州太湖。湖中有洞庭山。遂指此爲岳之洞庭湖可乎。

李太白廬山瀑布詩。有疑是銀河落九天句。東坡嘗稱美之。又觀太白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一聯。磊落清壯。語簡意足。優於絕句。真古今絕唱也。然非歷覽此景。不足以見此詩之妙。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蕭牆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尺何處葬。吳公臺下多愁風。二百年來汴河路。莎草和煙朝復暮。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此白樂天隋堤柳詩也。感物懷古。可爲後世鑒戒。宋開禧丁卯。權臣韓侂胄誅死。劉淮叔通詠韓家府詩云。寶蓮山下韓家府。鬱鬱沈沈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虜緣戶元牆鎖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之誅魏公辱。後人不信有前車。突兀眼前看此屋。末意與樂天詩相似。章泉趙昌父甚稱賞之。

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云。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而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唐子西語錄云。東坡隔句對云。著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

無心逐定遠。燕頤飛虎頭。或云結字古髻字。按東漢馬廖傳。長安語云。城中好高結。讀作而退之序。是長頸高結。斷句喉中又作楚語。余謂如此點句。方是近世劉後村老道士詩云。老於蒙叟仍黃鰓。配以彌明亦結喉。此又因坡詩而承襲其誤也。

潘閬字道遙。錢塘人。今武學前有潘閬巷。卽其所居之里。巷內三將軍廟。右閬祠堂。閬工唐風。歸自富春。有漁浦風波惡。錢塘燈火微之句。人多稱之。爲秦王記室參軍。王坐罪。捕閬急。閬自髡其髮。易緇衣。出南薰門。後太宗意漸解。再入京。勅受四門助教。閬以老懶。不任朝謁。爲辭。自封還勅命。時文法猶疎簡。若此。未幾論者謂閬終秦黨。語多怨望。遂編置信上。勾道旁石井泉題詩柱上云。炎炎畏日樹將焚。卻恨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得到。皆疑渴殺老參軍。猶稱記室舊銜。亦可謂忠於所事矣。蘇黃門見之。以爲有前輩氣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沈存中筆談載。潘閬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爲友。錢許皆一時名士。閬之取友。又可想見。近世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亦稱其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之句。嘉定閒杭守建先賢祠於西湖。欲祀閬於列。有風不宜預者。遂黜閬。事見葉靖逸四朝聞見錄。

林和靖詩。好爲的對。雖人名亦取其字。虛實色類相偶。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之類。人多稱其工。然侯白本非伶倫。以秀才入官。隋文帝嘗令於祕書省修國史。但好爲滑稽。啓顏錄亦稱其機辨敏捷。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其談諧皆此類。隋唐書亦有侯白笑林十卷。世爲優者。多附益之。故和靖以爲伶倫誤也。

絕句括盡題意方佳。清獻趙公八詠樓詩云：「隱侯詩價滿東吳。」八詠篇章意思殊聞，說當時清瘦甚，不知還爲苦吟無。又繡川湖詩云：「東南山水聞之久，未省人曾說義烏。」萬頃波濤驚客眼，始知中有繡川湖。二詩括盡題意，得絕句體。

華陰員資深三達詩話云：「或傳富鄭公奉使遼國，虜使者云：『早登雞子之峯，危如累卵。』」答曰：「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又曰：「酒如線，因針乃見。」富答曰：「餅如月，遇食則缺。」詩話係錄本員乃南渡前人，辛巳歲偶於朋友處見之，所載富公之詩皆傑特不凡，因筆於此。

晁文元法藏碎金載詩一聯云：「兩輪日月搬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達者之言也，不言何人作。余觀張世南宦遊紀聞，知爲蜀人焦夫子搬字元作磨字。焦宋初人，忘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以夫子稱之。陳亞維揚人，仕至太常少卿，性好諧謔，嘗著藥名詩行於世。幼孤，育於舅家，舅姓李，爲醫工人，呼爲衙推。亞登第，人皆賀其舅，亞有詩云：「張公喫酒李公醉，自古人言信有之。」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

金陵半山寺，乃荆公舊宅，屋後有謝公墩，下臨深溝，上有古木。余嘗與漕幘諸公同遊，荆公舊有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他人欲櫟括此意，非累數十言不可，而公以二十八字盡之，真得東廣就狹體。

荆公詩云：「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鉏影外天。搏黍黃鸝也，詩疏云：黍方熟時，鳴于桑間，春鉏鷺也。爾雅

云取鷺之行步云冰崖蕭立之秋日絕句云野店聊爲一枕謀五更歸夢入鄉愁溪流清淺春鉏曉籬落荒涼絡緯秋詠二物而寓耕織意亦一格

荆公行青苗免役等法引用一等人小人天下受其害卒召六十年後靖康之禍洪平齋有詩云君臣一德盛熙寧厭故趨新用六經但怪畫圖來鄭俠何期奏議出唐垌掌中大地山河舞舌底中原草木腥養就禍胎身始去依然鍾阜向人青按國史俠嘗從安石學垌乃安石所薦皆以新法不便攻之此詩乃五十六字史論近時李石山振龍題荆公定林菴一聯云誰令此地成南渡所謂伊人在此山亦可傳荆公手種松在定林菴前高標挺然上侵霄漢南豐曾景建詩云梟進羣姦卒召戎萌芽培養自熙豐當時手植畱遺愛只有巖前十八公此亦誅心之論

西塘先生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父監江寧府稅時先生就清涼寺讀書不交人事惟正旦至日一歸省親時荆公以舍人居憂聞而奇之有楊驥者自鄱陽來學於荆公公使依先生學一夕大雪先生讀書過夜半寒甚呼驥起飲酒酣登樓觀雪賦詩氣宇浩然詩云濃雪暴寒齋寒齋豈怕哉漏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一酌招孔孟再斟畱賜回醺酣入詩句同上玉樓臺他日驥謁荆公語次誦先生詩公嘆賞曰真好學者累誦其漏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之句先生將應舉因贊所業謁荆公公益稱獎既而登進士甲科年二十四釋褐授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調光州法曹熙寧間監安上門時天久不雨河北陝西飢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飢民尤多公畫而爲圖且上書曰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

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歷言大旱及青苗免役等事。上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固乞避位。俠未幾下臺獄。竄汀州。又改英州。由是直聲聞天下。後年踰八十。以壽終於家。觀其妙年詠雪之作。其志趣已不凡。

待制周孟陽海陵人。少游徑山。賦詩有地高多與風雲會。天近常爲日月鄰之句。人以爲遭遇英宗。符臨川何尙書異少時登高峯。增有天近風轉清。地高日難晚之句。林黃中侍郎見之。知其異。日必貴且壽。余二十年前之杭。常登吳山。見一第宅。桃符云：地高春易盛。天近澤常多。亦以地高對天近。仿前人句法也。

晁文元耄智餘書云：新鮮膽一筋。清醇酒一杯。晉室惟張翰。當時得意來。陳燦山瑛題二陸祠云：庵暗香殘。二陸祠。可憐詞藻妙當時。聯鑣入洛成何事。一段淒涼鶴不知。合二詩而觀。則張陸禍福之幾。在知與不知耳。

陳聖俞令舉嘉禾人。慶歷中登進士乙科。嘉祐四年中制科。宰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行青苗法。上書力詆時政。謫監南康軍酒稅。到官與劉太傅凝之。日跨雙犢。以窮康廬泉石之勝。見於詩歌云：我騎牛。君莫笑。人間萬事從吾好。千金市骨駿馬來。乘肥大躍須年少。蒲爲鞭。草爲轡。瀑布山前松徑裏。看山聽水要行遲。輕策緩驅塵不起。布袍葛帶烏接羅。山家裝束不時宜。飽樽注酒就君飲。阜囊貯書當角垂。我吟狂醉欲倒同。醉同吟。白雲老。此老不可天下人。一住廬山三十春。聲如洪鐘。目如電。

七十神光射人面。上牛下牛不要扶。合與山中作畫圖。汴州馬上顧何如。春泥沒腹仍濺帽。夜半歸來人亦驚。天真喪亂百憂集。衣食毛髮歸妻孥。爭如來騎牛。水光山色俱悠悠。此歌世爭傳之。後遇赦還鄉。絕意仕進。元豐中卒。葬於吾鄉南門外之蘇灣。距城僅三里許。過者必式焉。

蘇東坡作定風波詞自序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公素。會於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後十五年。再適吳興。而五人者皆已亡。坡賦後六客詞。又有十五年來真一夢。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之句。蓋惜之也。坡祭令舉文云。一奮而不顧。遂至於斥一斥而不復返。遂至於死。其哀窮悼屈。又可想見。

李元膺秋晚早行詩云。霧侵駝褐曉寒輕。星斗闌干野外明。寂寞小橋和夢過。豆田深處草蟲鳴。近世雪窗張武子亦有早行詩云。千山萬山星斗落。一聲兩聲鐘磬清。路入小橋和夢過。豆花深處草蟲鳴。末二句僅易三字。豈暗合耶。否則不無蹈襲之失。

蔡寬夫爲太學博士。和人治字韻詩云。先生萬古名何用。博士三十冗不治。見王直方詩話云。近時方烏山蒙仲吟囊中。亦有此聯。

李長吉集中有染絲上春機美人梳頭歌。婉麗精切。自成一家機軸。近世襄邑許介之集中。亦有染絲上春機美人對鏡歌。頗得長吉體製。染絲上春機云。錦江之水來蜀西。女紅染絲上春機。可憐欲織未織時。思君意緒如亂絲。亂絲尚可理。妾愁渺無際。寒窗札札千萬梭。斷魂隨梭暗來去。蕩子醉花月。妾辜

鏡收寒蛩只解趣機杆。爭奈情如刀劍傷。織成回紋詩。寄與白玉郎。願郎勿棄置。上有雙鸞燕。覩著
雙鸞燕。忍教孤妾守空房。美人對鏡歌云。天上雄雞啼一聲。人間萬雞相應鳴。美人紅顏尚未醒。鎖
金匙。鸞鵲驚。鸞鵲從來巧言語。聲貼錦幃殘夢起。猛揜羅袖窩綠雲。步逼妝臺趁梳洗。玉盞脫覆光燦
人。洞房環曲。驚曉春。不是清空月飛入。如何中有姁娥身。軒轅百鍊今湮滅。揚州青銅卻奇絕。人非照
鏡。鏡照人。鏡亦分明爲人說。嬾妍一鏡固兩般。狐婦懷姙心膽寒。閨中少女色莊麗。眉頰不妨終日看。
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滿登峴山。慨然有湮沒無聞之嘆。峴山因是以傳。吾鄉亦有峴山。在南門外。
距城三里而近。上有李適之窪。下有古刹一區。乙亥冬經兵火不存。東坡爲守時。嘗登此山。詩云。若
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
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此山經東坡品題。亦因之而重。

吾鄉地瀕其區。故郡以湖名。葉水心爲趙守希蒼作勝賞樓記。有四水會於雪溪。鏡波藍浪等語。然直齋
爲吳守子明記重建碧瀾堂亦云。鏡波藍浪。萬頃空闊。以是觀之。則水晶宮之稱。非浪得也。環城數十
里。彌望皆菰蒲菱荷。城中月河蓮花莊一帶亦然。余嘗愛楊廷秀過雪川大溪詩數語。形容最佳。詩云。
菰蒲際天青無邊。只堪蓮蕩不堪田。中有一溪元不遠。摺作三百六十灣。正如綠錦衣地上。玉龍盤屈
於其間。以此詩。則雪之勝槩。大略可見。

蜀僧居簡號北礪。憶雪詩云。夢憶湖州舊樓臺。畫不如。舟從城裏過。人在水中居。閉戶防鷺鷥。開窗便釣

魚魚沈猶有鴈。不寄一行書。前數句言雪城景物。他鄉所無也。

賈收字耘老。雪之隱君子也。居城南。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耘老有詩集行於世。其家臨流。扁水閣爲浮暉。沈蔚會宗賦天仙子詞詠其景。首句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是也。其後屢易主。南渡後胡仔。仲任。卜居城南。與其故址相近。賦一絕載其事云。三閒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蔚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盡屬續溪翁。仲任乃待制。號三山老人。貫本歙之績溪。後家居於苕。仲任著叢話行於世。白號苕溪漁隱。又繪漁隱圖。賦詩其上。其居今亦不存。余景定壬戌冬。得數椽於城南慈感渡側。詢之故老。云距賈公舊址不遠。因作五言八句云。卜居求靜處。喜傍碧溪灣。隔岸高低柳。當軒遠近山。天開圖畫久。人共水雲閒。聞說賈耘老。舊曾居此閒。鄉人多有和者。

東坡過皇恐灘有山憶喜歡勞遠夢。灘名皇恐。泣孤臣之句。蜀中有喜歡山。坡公借此以對。胡澹菴南遷。

行臨臯道中。抵賈愁村詩。北望長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村。漢武元鼎六年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楊廷秀

過瘦牛嶺詩云。平生豈願乘肥馬。臨老須教過瘦牛。二公效坡體對俱。余嘗冬夜宿縉雲打鐵山。有

飲羔肯羨銷金帳。問驛姑投打鐵山之句。又泊奔牛閘。亦有一聯云。浮家小泊奔牛堰。遠信因思回鴈

峯。仿諸老格也。

澹菴胡公。以攻和議謫新州。守臣張棣黨附秦檜。告公嘗賦詞云。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語言不遜。再謫吉陽軍。余觀公集中。有次羅長卿韻懷親詩云。天乎自是我非孝。世閒豈有人無親。索居誰念卜。

子夏不死日飲拋青春。少年忽作老翁老。故鄉何似新州新。安得君來同夜話。寒爐自撥紅氍毹。味詩起句亦含諷意。不但賦詞也。

澹菴在謫所。因讀離騷。浩然有江湖之思。作瀟湘夜雨圖以寄興。自題一絕云。一片瀟湘落筆端。騷人千古帶愁看。不堪秋著楓林港。雨闊煙深夜釣寒。時紹興丁卯七夕也。後一百三十五年辛巳。此畫歸之茗溪趙子昂。余得一觀。詩與畫俱清麗可愛。結字亦端勁。世但見其詩文。而不知其尤長於墨戲。可謂澹菴三絕。

山谷元豐間宰吉之太和。秩滿。有晚登快閣詩云。癡兒了卻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絃已爲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此閣一經品題。名重天下。前後和者無慮數百篇。罕有傑出者。近世文溪李公昂英一絕云。賦詩江閣凭闌日。伸足城樓濯雨時。逆順境殊同一快。先生學力豈專詩。命意造語俱切。文溪自注云。山谷謫居宜州城樓。得熱疾。病中以簷溜濯足。連稱快哉。未幾仙去。

趙德行賓退錄云。州縣率南面。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面。豈別有所本歟。余謂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則此二字。人臣亦通用。

山谷別楊明叔詩云。皮毛剝落盡。惟有眞實在。用藥山答石頭禪師語。但易膚爲毛耳。戴式之小樓登覽詩云。皮毛剝落一眞在。年紀侵尋百事非。上句亦用藥山語。

唐人詩云。蛇蝎性靈生便毒。蕙蘭根異死猶香。詩人玉屑許此一聯爲愛憎格。余觀戴式之京都懷徐淵子直院詩一聯云。菊花到死猶堪惜。秋葉雖紅不耐看。亦此體也。

梅花丈人行。柳色少年時。戴式之詩也。上句用唐子西二月見梅詩云。祇今已是丈人行。肯與年少爭春風。下句用南史。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用事亦一的對。

隋史。字文化及傳。校尉令狐行達。注令離呈反。姓也。畢萬之後。國語晉大夫令狐文子。令狐爲複姓。令係平聲。戴式之思歸詩云。未有人供令狐米。欲從鬼借尉遲錢。是以令爲去聲矣。

奪胎換骨之法。詩家有之。須善融化。則不見蹈襲之迹。陸魯望詩云。溪山自是清涼國。松竹合封蕭灑侯。戴式之贈葉竹山詩云。山中便是清涼國。門下合封蕭灑侯。王性之詩云。雲氣與山爲態度。月華借水作精神。式之舟中詩云。雲爲山態度。水借月精神。如此下語。則成蹈襲。李淑詩苑云。詩有三偷語。最是鈍賊。學詩者不可不戒。

范文正公寄林處士詩云。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爲千金下釣臺。猶笑白雲多事在。等閑爲雨出山來。僧顯萬詩云。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閒雲半閒。三更雲去逐行雨。回頭卻羨老僧閑。二詩寫出山林真趣。七言律詩。有上三下四格。謂之折腰句。白樂天守吳門日。答客問杭州詩云。大屋簷多裝鴈齒。小航船亦畫龍頭。歐陽公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到溪橋。盧贊元雨詩。想行客過溪橋滑。免老農憂麥隴乾。劉後村衛生詩云。采下菊宜爲枕睡。碾來芎可入茶甯。胡琴詩云。出山雲各行其志。近水梅先得